



夏日九龙湖所见

●姜翠萍

果实摘走了
红叶李的枝条歪倒一边
合欢树
看不见欢喜

桥边一角
一群又一群人，早太极
晚瑜伽
谁也不顾及谁的下一次
唯有
一个穿橘黄衣裤的老人
天天扫着似乎永远落不尽的黄叶

九曲桥上
晨跑者迎着朝阳
把背影甩给
与荷花比韵味的两个女人



一片树叶的重量

●李铁贤

一片树叶的重量
有多重

在这漫天暑气中
我机械地数着蝉儿的叫声

鸟儿们栖息树头微闭双眼
做着凉风到来的美梦

一片树叶
忽然，直直地
向下坠落

好似
敲响了一口大钟
洪亮的声音
穿透远古刺破苍穹

让整个暑气
抖上三抖

因为
秋，来了

默默相守

●杨光武

河岸的沙滩上
河沙拥抱着鹅卵石
鹅卵石依偎着河沙
含情脉脉，许下山盟海誓

结缘于河流
走过九曲十八弯
水涨水退
不离不弃

涨水时，一起在浪花中奋斗
水退了，默默相守

风来过，风不打扰
雨来过，雨不打扰
只有河水一年四季流过沙滩
流水“叮咚，叮咚”
仿佛
河沙与鹅卵石的绵绵情话
它们的真爱
感动得河流泪水夺眶而出

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
最美好的事是
简简单单地陪伴在身旁
一起
望蓝天，看白云

风里雨里
只想在这份美好里
长长久久，默默相守

赵佩蓉/文

温岭人将商贾和民众在约定俗成的时间，在特定地点进行买卖的日期叫作市日。每逢农历初二、初七、初五、初十，便是横湖桥市日。各路货物济济一堂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，对接热气蒸腾的人间烟火。

在农家，赶市依然是一件大事。毛豆的摊主通常来自石桥头，西瓜的摊主基本来自滨海，即使驾驶着电动三轮车，赶几十里路也至少要花费半个小时。他们往往在头天晚上码好货物，凌晨三四点起床，到达集市找到理想摊位后，铺开编织袋，将毛豆、西瓜堆成山状，才急匆匆地去买早餐。

暑热难熬。夏天的市日生意开张早，六点不到，地摊街已是人声鼎沸。在市日闲逛，与在超市购物的感觉完全不同：物品特别丰富，特别乡土，不必花很多钱，就可以淘到超市里没有的稀罕物。

壮硕的活禽，就放置在小型货车的后车厢。夫妻搭档，男的负责宰杀，女的负责褪毛，夫妻俩都是干活利索的人。讲定价格后，男人迅速将手伸入笼里，左手将鸡鸭的头颈和双脚反抓，右手持利剪割开脖子，随即丢进沸水桶中。女人用棍子捣几下，捞出来，从头部开始一路撸下来，算是处理完毕。毛羽纠缠，血迹斑斑，周围腥臊味难闻，有的路人掩鼻而过。男人往往狠狠抽口烟，不慌不忙递出一句話：“活杀的，高压锅一炖，喷香。”

经营野生淡水鱼类的有三个摊位。白色塑料筐依次摆开，河虾、小鲫鱼、黑鱼，分门别

漫步于绿道

胡霜/文

很久没去五龙山公园了。

一日，我想去爬石夫人峰，就到了五龙山公园。一到那里，顿觉天地朗朗、一片阔畅，我心中掠过一阵惊喜。整个公园的环境和格局明显提升了许多，比原先更干净气派，设施也更完善了。我不由得叹道：日日新哪，变化可真神速！

眼中有关喜悦，脚下的土地似乎更亲更暖。抬头仰望石夫人峰，高昂挺拔的头颅，亘古不变的姿势，守望着、护佑着，似乎镌刻着温岭人那份果敢勇毅和自信自强，我不由得多望了几眼。

迈上台阶，向石夫人峰“挺进”，置身于一片葱茏苍翠、盈盈绿意中，润肺润心，格外舒畅。走了一小段路，发现路旁有个通向“绿道”的指示标志，我好奇地想：有绿道？以前爬山时怎么没发现？于是，我中途改变计划，弃爬山之愿，探绿道之幽。

漫步于绿道，我竟出其不意地收获另一番风景：此时人少，空气中满是怡人的清新，还带点山间野花浅草的淡淡香味。开始时，我悠然漫步，东看看西望望，目光所及

皆是绿，皆是翠。绿意盎然中，我的心像被过滤清洗了一遍，放下了一切“盔甲”，轻松自在，我不由自主地哼起曲来。后来，我干脆放开喉咙，练嗓子般发出“啊——啊——”“咿——呀——”的声音，只听清脆的喊声在寂静的山间回响。

我觉得不够尽兴，于是一边打开嗓门，一边甩开手臂，大摇大摆，气势“威武”，似有侠女仗剑走天涯的洒脱豪迈，只是身边少了一把剑。当我沉浸于山间这方特殊的舞台时，迎面突然走来一位大姐，我急忙收住自己的豪放之举。当我们擦肩而过时，她看了我，笑了笑，我也笑了笑。或许她笑我的可笑之举，我笑我的尴尬。

漫步于绿道，清幽幽，也轻悠悠，身心舒展得像小燕子般轻盈。阳光透过树林，投射出一片迷离金黄的光影。两边都是参天大树，树影、光影、蓝天、白云，简简单单的大自然元素，构成了心灵的舒适区，松弛感满满。

走着走着，惊喜地发现前方有一道天然“拱门”，原来是一棵古老奇特的树，悬挂在绿道中间，准确地说，是凭空横着一棵树。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奇景，真是神来之笔，又似一弯半月悬挂在天空，不过此时，我更喜欢称之为“拱门”。走过“拱门”，犹如打开未知世界，遇见前方一个又一个惊喜。我拿出手机拍

下这一奇景，照片上绿道悠长，“拱门”奇巧，画风奇特，别有妙趣。

漫步于绿道，还会不时被路旁的野花吸引，我蹲下身来闻闻花香，细听花的呼吸，拍下花的独特风姿。叫不出名字的花儿，肆意野生在这山间，或许无人问津、无人呵护，然而她们是如此自信欢快，喜洋洋地夹道欢迎。

你瞧，那些浅紫色的花，底部圆圆、顶部尖尖，如火炬状高擎着，有的两朵并列，顶部撑开，犹如两把微微撑开的雨伞，伞下是否有羞涩的娇容？还有那黄色的花，色彩明亮鲜艳，非常醒目，七朵饱满的花瓣共同托举出一个花蕊，这是爱的托举。

看着这些野花，我的内心莫名兴奋起来，于是连忙变换拍照姿势，直到拍出花的神韵，符合自己的审美为止。花香拦路，我痴恋花，忘了时间和燥热，将一份来自花的清香囊入怀中，欲罢不能。

原来，漫步于绿道也会收获诸多趣味。这些趣味的获得，源于我们心底还未丢失的好奇心和那细腻感知万物的能力。走在大自然中，用心观察，谦卑感怀，总有一些小生物会焕发我的热爱，丰富我的体验。同时我们能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放飞心灵，像天真的孩子一般无拘无束、无忧无虑，回归本真，这种感觉真好！

赶市

类。我还见到了久违的白条鱼，体形修长，背缘平直，腹部覆着纯粹的银白色，只在体背微微渗出青灰色，予人“白衣少年”的视觉愉悦。

印象中，白条鱼并不珍贵。小时候随父亲钓鱼，每有白条鱼上钩，父亲总是嫌弃它个小、肉薄、刺多，加上它好动，善跳跃，存活时间不久，父亲很少带回家。然而物以稀为贵，重量在二两以上的白条鱼可遇不可求，是饭店食客尝鲜的心头好。

黄颡鱼的出镜要频繁一些。这种背鳍、胸鳍长有尖刺的鱼，俗称“昂刺头”，模样并不讨喜：扁头阔嘴，腹部金黄色，背上布满不规则的青黄黑斑，鳃下张扬着两根长长的须。不过，黄颡鱼肉质细嫩、营养丰富，即使价格稍贵，也是抢手货。“今天运气蛮好，碰见这几条昂刺头蛮大的。昂刺头汤，味鲜。”我亲眼见一个中年汉子一边提着鱼，一边眉开眼笑地和熟人打招呼。

五金店也找寻不到的生产生活用具，集中在两幢民房之间的弄堂里。锄头、镰刀、尖镐，齐刷刷地铺了一地，每件器具都泛着乌黑的亚光，带着粗糙纹理，边角某处隐秘地烙着“陈”姓的江湖字号。另一旁摆着诸如蒸屉、竹竿、大铁锅的饭锹、大大小小的不锈钢碗。摊主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头，坐在小板凳上，顾客并不多，他常常默默地抽烟。我就在这个摊上看中一把种花用的小草耙，老头利索地配上了木柄，挤上木塞，甚合我意。

集市交易，是生动的买与卖。平时去的超市，货物整齐地码在金属架上，带有被展示的

傲娇，也有拒人的冷冷意味。集市的地摊，允许你站着、弯腰、蹲下，挑挑拣拣，甚至讨价还价。

“毛豆，新鲜毛豆，十块钱两斤，六块钱一斤！”卖毛豆的女人一边用小喇叭吆喝，一边递出塑料袋。“哎呀，不必挑的，用手抓吧。”“你看，这几个都是瘪的，哪有豆？”顾客掐着袋口争辩。“天气热，雨水少，不好种。”隔摊的在自言自语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买卖终于做成了，摊主犹豫着递出了三四根葱。“太阳太大，葱很难长。给你几根，炒菜时放点在锅里，很香。”摊主换成殷勤模样。确实是身条婀娜、叶尖如兰的香葱，顾客欣然接受。

集市交易，是讲究人缘的，人，讲到底是恋旧的。经过多次磨合，买卖双方彼此建立了信任和情意，因此很多顾客会锁定摊主。比如买玉米，我只认定一个摊，倘若摊主因故没有来赶市，我总要向邻摊打听。碰到忙不过来的时候，我站在外围，摊主会歉意地笑笑，照样先做生客的生意。

在她眼里，顾客或许就是一粒粒珠子，像我这样的“老生意”，已经穿在线上，一时照应不周，也不会轻易另辟疆土。倘若怠慢了头次生意，珠子从手中滑落，可能从此流失，所以得紧紧抓住。不过，“老生意”终究是受到优待的：摊主会从身后的麻袋中翻出好货来，挑选模样最周正的递过来，甚至主动降一点价。因为“老生意”的身份，在“十块钱三个玉米”的牌价下，居然能用十块钱拎回四大个，我窃喜许久。

棒冰

自己嘴里融化，心里就像喝了蜂蜜一样甜。说是白糖棒冰，其实是用糖精加水做成的，那时糖奇缺，不可能用来做棒冰，但孩子们哪管这些。到后来，有了4分钱一根的绿豆棒冰，我也吃过。

当年还有一种销售棒冰的模式，听起来不可思议：有些力气大点的人，天没亮就去棒冰厂排队等位，等第一批棒冰制作出来，就以最快的速度批发。装箱后，固定在自行车的后座上，骑行到温岭的各个地方，为的是赶上当地的集市，每次能多批几十根棒冰。

一根棒冰，在城关卖3分钱，骑行到松门、石塘、泽国、大溪、箬横、新河，按里程的长短，能卖4分钱、5分钱，甚至能卖到6分钱。这样算下来，一箱棒冰若是150根，能比在城里多卖出4元到5元的利润，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所以他们天天盼着高温，利于棒冰的销售。

以城关到松门、石塘为例，前者全程26公里，后者全程近40公里。连人带箱200多斤，沿着公路骑行，遇上坡，只能推着自行车。往松门、石塘方向，要过藤岭、姆岭，几公里的上坡，都要推行。高温酷暑，汗流浃背，哪怕中暑，自己也舍不得吃一根棒冰。

好在这些卖棒冰的人都比较年轻，抗压能力很强。他们往往自带食物，用一个陶瓷碗一样的缸，盛着稀疏的大米和番薯煮成的饭，边上

放着一些咸菜。

说起棒冰的故事，既心酸又甜蜜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有了雪碧、可乐等汽水，也有了鲜啤酒。再到今天，满大街琳琅满目的饮品，应有尽有。但我对那年的棒冰，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。

